

一个现在的小孩，是应该阅读图画书的。因为它是现在有了一种书。我们小时候很难见到这种书，我们父母小时候很难见到。不过那时我们有连环画，所以我们那时喜欢看连环画。那是我们小时候心花怒放的时刻，如果有几本连环画在面前，我们会手忙脚乱不知先看哪一本。那时一个家里有连环画的小孩，是我们的羡慕，也是我们的想巴结，巴结就是拍马屁，可以借了看看。那样的心理真是天真烂漫、鲜艳



点灯人

怒放。

可是我们也开始阅读全是文字的小说和别的书了。因为那好像是一件不需要别人来规劝的事，再说，我们小时候，谁会为了阅读规劝、引导我们呢？谁会对我们说这个意义、那个目的呢？那时不是现在，现在比那时在孩子阅读这一件事上，不知要前进了多少，不知增加了多少的

捧起另一种鲜艳

◆ 梅子涵

关切、多少的布置、多少细致的引导，现在的学校比从前的学校，文学的韵味道弥散得多得多了，多得多了。

当我们看大一些的小孩在阅读着没有图的一页一页文字书的时候，会觉得他水平高，佩服起来，也借来读，于是就得到了另外一种阅读的兴致勃勃和流连忘返，

因为这些书有很多文字，一页页更长的篇幅里的人物多了很多，情节持续，日落又日出，我们实际也就在这新的长度和丰富里得到了难以丈量的增添和成长，生命更高的站立中自然有着它的垫垒，没有人来做问卷，我们自己也不分析，总而言之我们是往前了，往高处了！

从前的图画和故事，后来的故事和文字，感谢它们给我们的阅读和生命的文气的内容。这两种书都是那么好，我们都要阅读，我们就算走了一个完整的渐次过程。

让孩子读一读这本书，他就会学着做另外一种捧起了。捧起另外一种，路就往前伸去，坡也就朝上，走得远，走得高。这毕竟很符合生命的向往，这就也算是对中国孩子的诚意祝愿吧。



原创书

王一梅是一位充满创作活力的童话家，她生活在苏州。在《雨街的猫》一书的后记中，她谈到了自己的很多作品：“《鼯鼠的月亮河》中所写的就是江南农村屋后的小河；《雨街的猫》中那条神秘的雨街，便是江南多雨的小街；《蔷薇别墅的老鼠》中那个宽容、乐于收养的蔷薇奶奶便是我的外婆；而《木偶的森林》里那条通往城市的道路，便是我从乡间小道走出，一直走向了城市的路。”可见这些看似远离生活的童话，与她的生活有着多么密切的联系。她是“幼教”出

审美愉悦中的悠长意味

◆ 刘绪源

身，当过多年幼儿园老师，非常熟悉儿童的心境与欣赏趣味，这也使她的童话充满了童趣，并且在作品的话题、色彩、密度、节奏以及故事氛围的强弱深浅诸方面，都能贴合幼儿的审美需要，因而大受儿童欢迎。她有一颗爱儿童的心，有一种按捺不住想和儿童交流、共享的冲动，这就使她写出了许多“有意味的没有意思”（周作人语）的童话佳作。

她的短篇童话《给乌鸦的罚单》，成人看了可能觉得莫名其妙，儿童听了却是乐不可支：乌鸦飞过城市时在一个光头上歇脚，顺便方

便了一下；光头可不好惹，冷不防用帽子罩住了乌鸦；他把乌鸦交给警察阿龙，阿龙一边把光头擦洗干净，一边批评乌鸦；乌鸦很委屈，因为它是近视眼，它把光头当成了路灯；警察向乌鸦敬礼，然后罚它五元钱；光头怒不可遏，觉得警察荒唐透顶；乌鸦却很认真地点头说，它没有人类的钱，但一定会交清罚款的，说着衔起罚单飞走了；阿龙的举动被当成笑话，他因此一辈子没得到提拔，直到退休；退休后的阿龙常在树林里散步，有一天，伐木工人在一个树洞里发现一堆硬

币，下面压着罚单，一数，正好是五元。这故事虽然也有“讲信用”等积极意义在，但它的本意却是让孩子听着玩，让他们放肆地笑，让他们开心。他们笑光头，笑乌鸦，笑警察，故事里每句话每个细节都让他们发笑，听完故事一想起来还会笑，但这笑也是有倾向的，笑过之后，他们更赞成乌鸦，也赞成警察，却不赞成光头和那些看不起阿龙的人，因为最后乌鸦真的交齐了硬币。这不是“讲信用”之类外在的“意思”所能涵括的，这里边有一种吁请大人们别太自信，请大人们多向孩子的心理靠拢的呼唤——这才是深藏在审美愉悦中的悠长的“意味”。



图画书

巴天，又译巴瑶，出自印尼语 *Bajau*，是“海上之民”的意思。巴天人是一个神秘的民族，因为他们世代代生活在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珊瑚礁三角区，漂泊海上，又有人把他们称为“海上的吉普赛人”。

巴天人的起源尚无定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他们已经在海上生活了好几百年。他们多半住在简陋的水上屋里，靠打鱼为生，水性好的男人不戴水中呼吸器，可以潜到二三十米深的海底用鱼叉捕鱼。

巴天人的村子有大有小，大多住在无名小岛的边上，也有一家十来口挤在一条不大的船上。巴天人每家孩子极多，五六个算少的。因为巴天人的身份不被承认，没有国籍，所以他们不能上岸，自然，他们的孩子也就不能上学了。

我想记录的是漂泊在马来西亚仙本那一带的巴天人的日常生活。我试图以一个巴天人孩子的视角与口吻，讲述巴天人自己的真实故事，不带任何主观色彩。通过这本书，我想告诉孩子：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着这样一群人，过着这样一种生活，这里的孩子很快乐。

最后要感谢马来西亚著名摄影师林健鼎先生，每天潮涨潮落，他总是能在最好的光线出现之前，把我们的小船带到最好的地方。



《巴天人的孩子》 彭懿 著



总编辑日志

《亲爱的天才》诞生记

◆ 敦德
(耕林童书馆总编辑)

《亲爱的天才》是一本厚达448页的书信集，书的内容让我们一窥美国在1940年到1974年之间那段童书领域诞生伟大天才的年代，莫里斯·桑达克、梅因得特·德琼、玛格丽特·怀兹·布朗、E.B.怀特、伽思·威廉姆斯、露丝·克劳斯、克罗斯特·约翰逊、夏洛特·左罗托夫、玛丽·斯托尔兹、汤米·温格尔、露易丝·菲茨休、埃尔斯·霍姆伦德·米纳里克……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如一颗颗璀璨的明星，照耀并温暖着全世界的孩子。

作为该书的译者，以阿甲为首的团队，用做学术的态度，考古学的方法，7个人，整整翻译了16个月，因一本书的翻译，同时又诞生了另另三本《天才的那些事儿》（2016年7月出版）。

该书的出版，填补了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的一个空白，无论是学术价值，还是社会意义，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作为出版人，这本厚厚的已经变成中文版的书放在眼前，感慨万千。一本书的诞生，其实比一个孩子的出生还要艰辛，还要开心！为了这本书，我苦苦找了5年，几赴欧洲，最终才拿到版权得以出版。

记得当初我知道此书的消息时，是在2008年的12月。法籍中国裔画家陈江洪来中国航空航天大学新媒体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座，他在讲座里提到，他从艺术家转为绘本创作者，有本书对他影响很大，这本书就是《亲爱的天才》。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当时就记下书名，开始了漫漫寻求版权之路。

得知此书的版权在美国的著名童书出版社哈珀·柯林斯，我登门拜访新闻集团在北京的办公室，表明来意后，接待我的负责人并没有表态，只告诉我要查查版权，我只好回去后在焦虑中等待对方答复，每周问一下进度，都无果。看来，这个方法不行。于是，我于2010年春去了意大利波隆尼亚书展，拜访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接待我的版权经理告诉我，他并不知道我们要购买版权的事，这个答复令我很吃惊，原来北京办公室并没有向美国总部沟通此事，让我白白等了这么久。我又向他苦口婆心地说我如何如何喜欢此书，想引进到中国出版，他接受了我所报的条件后，又是在热切期盼中等待，结果依旧音信皆无，写信给他们也不回。

这一等，又是两年过去了。

时间的长久并没有让我忘记它，反而更加刺激我一定要把它拿到手！2012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我终于约上了哈珀的版权部主管，向她当面说我为了此书，找了这么多年，她听后很感动，当场答应我，她回去后了解一下情况，如果版权在，一定授权我们，耶！当时高兴得我差点不参加书展了，立即回酒店喝酒庆祝！

回国后不久，我们就接到邮件，说版权还在，可以授权，但处理版权事务，还是要交给北京办公室的负责人处理。

此后，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在2013年2月签下版权，历时5载。

这本书，是我十年编辑生涯中



《亲爱的天才》书影

第二部最为重要的作品，第一部是畅销4000万册的《不一样的卡梅拉》，此套书缔造了一个商业上的巨大成功。而《亲爱的天才》的编辑出版，是为我在出版业务上，上升到另外一个高度，是一个滋养我职业素养的宝库，同时，也希望此书能为中国的童书出版的同行们，有些启迪，有些借鉴。

所以，这本书必须做好！

以下的一堆数字，可以感受此书诞生的不易。

马库斯从10万封信中，挑选了286封，加以注释，集成此书。

5年寻找、洽谈版权。

7人翻译团队，历时了16个月。

编辑与译者200封探讨、修改译稿的邮件。

5次校稿，45次修改，终成此书。

我出版的太多的书，都是耐心等待的结果，这个过程很美，我很享受。

我觉得现在挺好

◆ 张贵勇

迷，就问他：“宝贝，你想换父母吗？”“不想。”“为什么啊？”“因为他们长得太吓人了。”“如果他们和我们一样长得很帅呢？”“那——”他沉思了一会儿，说，“那我也不换，我觉得现在挺好的，你们也挺好的。”“你看，这对父母很有钱的，

想买什么就可以买什么！”我翻开一页给哲哲看。

“有钱怎么了？有钱能买到一切吗？再说了，我觉得越有钱的父母越没时间陪孩子。”我不知道后一句话哲哲是从哪得出来的结论，但他的话好像挺有道理。

《地下水》作者问答

问：读《地下·水下》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一个感受是，这本书用了和你们上一部图画书《地图》（人文版）完全迥异的方式。一个往横向的世界延展，一个往纵向的世界挖掘，能否谈谈创作这本书的初衷？中间有什么让你们难忘的故事吗？

丹尼尔·米热林斯基：完成了《地图》（人文版）之后，我们和出版社商量下一步做什么。确定了这个选题后，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本书该做成多大，我们觉得它的大小应该跟《地图》（人文版）一样，但是打开书的方式不同，它应该是从两个面打开的。你可以从这面的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也就是看到了书的最中间。这时，你再把书倒过来，从另一面开始看，你就可以看到另一部分的内容，这是个小小的技巧。

我们跟出版社讨论的是地下有什么？水下有什么？就是这些东西。马奇（《地下·水下》波兰版出版人）是个要求很高，非常细致的人。他是那种到了海滩之后，会仔细检查每一粒沙砾的形状是否一样的那种人。他在这本书上投入的精力不比我们少。此外，他还找了许多科学家、地理学家、生物学家等，去核对我们绘画的准确度。

这本书很大，但不是为旅游而准备的。更多的时候你会希望孩子们把这本书扔在地上，然后趴在那儿，一页页地翻开阅读。

问：你们的作品——无论是《地图》（人文版）还是《地下·水下》，都有很多有趣的知识，很想知道你们创作时是怎么进行知识储备的？

丹尼尔·米热林斯基：拿《地图》（人文版）来说吧，我们这么画，并不是说我们非常喜欢地图，而是通过描绘地图的相关内容学到了很多。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大约有60%到70%的时间都用来寻找相关国家的信息了，找完还要做选择，决定要画什么内容。我们在做选择的过程中，绘图板上已经画出大体的作品了，然后把它们输入电脑或者手机，接下来再配文字。这些文字和绘图应该跟想要表现的国家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先确定200个可供选择的内容，把它们画下来。

不过说实话，如果这本书还能从头再来的话，我们不会去画名人。我们多画几个动物，读者是不会有意见的，谁会跟动物过不去呢。

（蒲公英）